



THE BEIJING NEWS

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

总第3056期

统一刊号
CN11-0245主管
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
新京报社地址：
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
邮编：100061
传真：010-67106766
新闻热线：010-67106710
(24小时)
发行热线：
010-67106666
新京报网：
www.bjnews.com.cn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
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常年法律顾问：
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声明：
未经本报许可，不得转载、采用本报及本报网站刊载之内容。

更正与说明

【文字更正】

1.3月21日D24版《上海菜在北京》(校对:陆爱英 编辑:刘映)一文,第5栏第2段第5、6行“自行车铃声哗啦啦想起”中,“想起”应为“响起”。

2.3月22日C15版《这个时代太不重视作家了》(编辑:邓玲玲)一节,第1栏第2段第1、2行中“他现在身体很不好”应为“他现在身体很好”。

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、人士致歉。
挑错热线:010-67106710
栏目编辑:李赛

社论

一卡通要拿“清晰账”证明“亏损”

一卡通公司一再强调成本,可这种IC卡的市场价摆在那儿,无论“备用卡采购”,还是卡的“以旧换新”,成本到底有多大,要想说服市民,还需要拿出明晰账本。

据报道,北京市民刘巍日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》,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。刘巍估算,按4000万张一卡通的发行量计,一卡通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,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高达2800万。一卡通公司则回应,扣除800多万张退卡,实际流通的一卡通仅有3000多万张,并称“一卡通公司运营成本高昂,目前还在亏损”。

公交一卡通是一项带有准公共服务的公用事业,毫无疑问,民众享有对其运营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,不过,现在看来一卡通给民

众看到的,却还是一笔“糊涂账”。

即便按一卡通公司承认的3000多万张发行量,一卡通押金每年沉淀的利息依然惊人,一卡通公司说“押金的实际利息没有市民想象的那么多”,那具体是多少,为什么未向民众公布利息的数额?此外,还有很多卡被损坏或丢失,那些无法退还的押金又去了哪里?

还有,一卡通现在称“实际成本高于20元定价”,那这20元到底是押金还是成本?从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公布的一卡通20元押金构成明细来看,一张卡的制作费

为10.16元/张,远高于市场报价,原因是什么?一张卡配送及仓储费用也达0.50元/张,这么小的卡,批量配送和存储,成本需要这么多?

实际上,2009年,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曾表示,随着新技术不断提高,公交一卡通的20元押金会随着成本下降逐步取消。可为什么按一卡通公司的说法,这些年一卡通成本降不下来?而同样是一卡通,在济南仅仅收10元钱。

一卡通公司光算成本,对收益却没有谈及。除了巨额利息收入外,一卡通公司每年还从财政得到上亿元的补贴。大量一卡通卡

因为丢失、损坏等无法更换,使得不少押金实际上被一卡通占用。一卡通正在进军移动支付、购物、餐饮等商业消费领域,其获利能力,同样不可小觑。

垄断经营的一卡通,坐享巨额利息等收益,与此同时,一卡通提供的相关服务却让人不敢恭维。一卡通至今未实名制管理,一旦丢失,民众只能自认倒霉;一卡通购买易,退换卡却极不方便,导致民众怨声不断。

希望一卡通公司能够认真回应市民关切,对此,相关部门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国务院《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要求:“公共企事业单位要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、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为重点,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工作。要创新公开形式,拓展公开渠道,完善公开制度,全面提高公开工作水平。”

因此,针对市民和舆论对一卡通公司公布制卡成本及利息收入等合理诉求,主管部门应当进行督促,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。如果一卡通真在亏损,也不能一味地靠财政补贴来填这个无底洞,应对一卡通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深入调查,推动管理经营模式的改革。
相关报道见A10版

观察家

醉驾伤人商业保险能否也赔偿

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是12.2万元,不足以弥补很多受害人的损失。今后能否更进一步,打破保险公司商业保险的“免责”?

3月21日上午,最高人民法院在官网发布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(征求意见稿)》。其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,对于醉驾、毒驾伤人的情况,保险公司要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。

在此之前,保险公司对于醉酒、吸毒等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,可谓是“双重免责”,可以不予理赔。

一方面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》22条规定,在醉驾、毒驾中,保险公司只需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垫付一些必要的

抢救费。被撞者无法从保险公司处通过交强险解决赔偿问题;

另一方面,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商业保险合同的时候,都会提供对于上述情形的免责条款,同时要求投保人签订情况告知书。如果投保人拒绝签订告知书,保险公司将不与其订立保险合同,关键是,目前投保人根本找不到没有此条款的保险公司进行投保。如果投保人签订告知书,根据我国保险法,此免责条款自此生效。被撞者将无法从保险公司处通过商业险解决赔偿问题。

可以说,交强险对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都有一定

的强制性。最高法征求意见稿平衡了社会公平正义,增加了对保险公司的“强制”分量,扩大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所承担责任,由垫付抢救费转变为承担一定范围内的赔偿责任。这均值得肯定。

不过,意见稿只规定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,对于商业保险中“合法”的“霸王免责条款”并未涉及。众所周知,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是12.2万元,不足以弥补很多受害人的损失。今后能否更进一步,打破保险公司商业保险的“免责”?当然,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商业保险的保险金等形式,保证其正

常经营,为投保人提供更多更人性化的选择。

现在,意见稿规定了保险公司对于肇事者的追偿权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向肇事者进行追偿是合理合法的。然而,如果将来打破了商业保险的免责,保险公司应当不能向肇事者追偿商业险所赔偿的份额。否则,投保人没有任何“好处”,将严重打击投保人的积极性,进而也不利于保障受害者的利益。

有人可能会担心,商业保险也赔偿醉驾伤人,会导致投保人在道路上肆无忌惮地醉驾、毒驾,但刑法修正案(八)规定的危险驾驶

罪已经为他们设置了紧箍咒。民事赔偿有保险公司帮他承担,刑事责任却逃脱不掉。

最后,意见稿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修改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。司法解释是我国的广义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。虽然我们将来也能够从新法优于旧法的角度来实施新的意见稿,可是行政法规的修改、解释权毕竟都归国务院。不如,通过全国人大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,将其上升为位阶更高的法律层面,使之更具强制性,以捍卫法律尊严,使意见稿的进步有实有名。

□舒锐(法官)

来信

“干部子女”多的不仅是北大

近日,一项社会学研究显示,上世纪90年代后,北大学生中,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,到1997年,该比例达到39.76%,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,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。

以上的研究结果似乎并不出人意料。多年来,我们的教育资源更多地倾向于城市,尤其是公办学校,如机关幼儿园等,这使得师资力量严重失衡,干部子女和平民子女在起跑线上处于不对等的位置,到了大学阶段,当然生源失衡。

与此同时,一些干部利用职务便利,让子女享受诸多加分政策,比如,2010年,

浙江台州4名官员子女就被曝在一些比赛中,通过作弊或弄虚作假等手段,获得高考加分资格。在不公平的制度和权力干扰公平运作的情况下,干部子女自然而然就成了名校的“熟客”。

名校干部子女多,印证了教育不公的事实,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,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将进一步被堵死,社会的发展将更加令人担忧。

□禹海君(编辑)

医院怎有假医生行骗的空间
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女嫌疑人石某冒充医生,在北京多家医院流窜作案,她先骗走住院患者手续,再偷偷代

替患者办理出院手续,领走患者住院押金。日前,石某因涉嫌诈骗12名患者40万元,被警方拘留。

看了这篇报道,有人可能会问,那些患者为啥这么容易上当受骗?其实这并不难理解,因为患者到医院看病,恐怕最信任的就是医院里的医务人员了,此时,如果有医院的“医生”主动过来帮忙,感谢还来不及呢,哪里还会去产生怀疑?

现在石某虽然已经被警方拘留,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在医院重演。为了防范患者的“救命钱”被骗,我觉得除了患者及其家属要擦亮眼睛严加注意外,医院对此更应该反思。为什么会让“假白衣天使”蒙混进来,医院的服务流程有无明显的漏洞?必

须确保住院手续、交押金程序规范化,如此才能保障患者的财产安全,也维护医院的自身声誉。

□左相军(教师)

“男子中学”能解决“男孩危机”?

据报道,上海酝酿筹建第一所“男子中学”,上海市第八中学已就“办男子中学”提交申请方案。发起人称办男子中学旨在应对“男孩危机”,挽救男生劣势。

为什么要办男子中学呢?报道中说,“男孩危机”首先体现在学业上。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,男孩子的成长成熟普遍比女孩子晚,一个8岁男孩子的专注力、表达能力、思维能力等,相

当于7岁女孩子的水平。女生因获得更多锻炼和表现机会,变得更强,而一开始就“落后”的“男小国”,一直得不到“冒头”机会,很可能对其整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。

其实,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,恰恰是我们教育评价机制有问题造成的,如果我们的评价机制能够走出学业成绩的狭窄圈子,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评价,那么,就能各得其所,各自发挥特长,形成综合评价,就不会显得男生劣势了。

因此,所谓的男生危机本质是教育危机。现在,硬把男生分出来成立中学,实际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,是想当然的一种做法。我认为,这样的教育实践不会有实际的好效果。

□殷建光(教师)